

四書論義

在明明德說

段成棟

經之不明由於失其義理也。夫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之故訓見於爾雅釋訓曰。明明斤斤察也。察者宣著之謂。鄭康成曰。明明德者。謂顯明其至德也。凡言顯明者。皆謂明之至。其字古文作𡗗。說文曰。𡗗察微妙也。从日中視絲會意。重言明者。其德自小至於大。自內至於外。自微至於著。自近至於遠。自爾室屋漏。至於家國天下。下文云。明明德於天下。謂大明極於天下。即書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周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也。非重言明不足形容其積累之盛。其文見詩者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傳云。明明察也。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傳云。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曰在公明明。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見書者曰。明明揚側陋。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察訓皆同。非有二也。明明揚側陋者。謂明明舉人。雖疏遠隱匿無遺也。傳云。明明舉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孔氏正義所據。譌作明舉人。而曲為之說。謂經揚當在二明之間。甚為疏繆。而其釋大學明明德曰。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析為明其明德。與鄭注絕不合。為後儒讀經錯繆之始。古經籍言明明皆煌煌赫赫之類。即偽尚書曰。明明我祖。曰厥后惟明明。曰惟明明后。亦無異。讀魯頌在公明明箋云。言時在於公之所。但明明德也。引禮記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是則鄭以明明德釋詩之明明。引記以證己所謂明明德義甚顯白。定本集注本皆作但議明德也。無上明字。已為不古。至孔本作但明義明德。妄增義字。今下引大學不相貫。由淺人不解明明之語。妄為增竄耳。讀經者是不可以無辨。

治國先正人心論

古之論平天下者其序必由治國而治國必由齊家齊家必由修身修身必由正心未有正心而遽治國者也顧論正己之心則未可遽以治國而論正人之心則實可因以治國夫國之所以自立者豈有他哉惟在乎人心之固結而已矣傳有之曰民惟邦本又曰衆志成城誠以人藉國以自立國亦倚人以自強苟能上下一心在上者人人以矯弱圖強為務在下者人人有急公奉上之忱不事欺飾不尚詭隨勿畏難而中輟毋貪利而誤公以此圖功何功不立以此辦事何事不成自古迄今數千年每當開國之初君臣上下無不志同道合故能挽既衰之運成不世之勳及其敝也則人心反解欲求任事之才而不可得而國勢亦遂以不振夫事必待人而理然任事之人千百中不得一二遂使庶務叢脞習尚愈瀟日日言富國實則徒事嚴刑以厚一己之封殖而於國計無裨也日日言強兵實則製械購藥無非為左右私人侵漁蠹蝕之計而於軍事之可恃與否瞠然不知以此言富強是猶駕敝車策駑馬馳驟於危巉峻坂之間其能免於絕韉輻輳顛蹶之禍哉故欲任事先在得人欲得人必先去其不正之心而後朝野上下人人知忠君愛國之可貴徇私廢公之可恥每立一法創一事皆以實意貫之一洗虛僞浮偽之習持之以恆孚之以信則政務自必改觀而風氣亦為之一變欲正人心其道何在則亦不過曰端教術以植其本嚴刑法以峻其防而已人心之不正由於教術之不明中國之於人才徒懸科名以歆動之至於平時教植之方則固未遑措意也學舍書院雖設然皆有名而無實又况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安用此佔舉為也是宜於各州郡廣設書院當髫年入學時即教以忠孝之本原立身涉世之大要庶童而習之自少而壯而者不敢稍越範圍自不失為正人不可少也

格物致知論

侯兆元

大學言治國平天下而先之以格物致知誠以人必知萬物之原而後擴而充之可以由末而返諸本正不第讀山經爾雅多識鳥獸草木即可自矜為宏通淹博之材也近百餘年來泰西格致之學日以精往往剖析毫芒研窮其理小而蚊蚋蟻蝨大而日月山川無一物不有理寓乎其間即無一物不窮其理之究竟愈推愈廣愈闡愈微由是而究天文考輿地興製作講樹藝以及槍砲舟車之利佃漁織牧之經一經格致家推本窮原即能竭其才力聰明以漸收富國強兵之效然則由格致而幾乎治古人言豈欺哉哉中國近五十餘年海禁大開西儒之不遠數萬里而來者類皆挾其所長以誘掖我華士庶更將一切天學地學化學數學法學重學電學醫學以次譯出俾學人之未習泰西文理者亦可簡練揣摩抑吾聞凡物皆推原於點目前粗淺之理精之即其妙無窮白者諸色皆備黑者諸色皆無諸色備則不復受色故以色著白紙常推而拒之顯露於紙上諸色皆無則能受眾色故以色著黑紙常納而入之隱晦於紙中夫繪白紙而顯露繪黑紙而隱晦此孩提之童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學士由此以證日質之所有辨虹霓之七色窺玻璃之三角定藻繪之彰攷影相之宜忌其學無窮極焉五金傳熱毛羽不傳熱投鐵杖一端於火火外之鐵遽不可執焚獸皮將盡而未盡者仍可執此傳熱不傳熱之證也狐貉足以禦寒非狐貉能生熱也惟其不傳熱故能護藏人身本有之熱夫投鐵杖與獸皮於火可執不可執之別此亦孩提之所能知匹夫愚婦所不屑道者也然泰西學士由此理以考求地心太陽之熱力與一切機器鍵轄火輪舟車蒸汽生力之大推測之眇通乎神明其學亦無窮極焉然則積小以高大由淺以及深非格致家所謂萬物起於點之明證乎

格物說

徐養源

自來釋格物之義者多至七十二家聚訟紛紜幾如議禮。夫程朱為理學正宗則或問所載二程之說一十六條乃格物之正義其餘曲說固可一掃而空之矣。惟鄭氏舊注立學校者已經千載雖精研未若閩洛而詁訓具有師承或尚可以備一解乎。鄭氏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按格之訓來見於釋言非臆說也。蓋知者非昭昭靈臺之謂也。謂其能知物也。物不來則何所知乎。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因夫事物之來以審夫善惡之幾而已。天下之物有善有惡皆緣人所好以招致之。唯因其來而有以審其善惡之幾則自然知所當好知所當惡。故曰物格而後知至。凡物之未來寂然不動及其既來感而遂通。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所謂極深也。知至至之可以幾也。所謂研幾也。極深研幾格物致知之謂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與格物之義亦互相發明。夫人心之靈足以知物而物至又足以致知有知斯有好惡。大學一書其要在慎好惡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循天理者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狗人欲者也。天理人欲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苟非物來何以知之乎。

考格字十有八解。漢唐宋言格物者皆宗鄭氏康成。其禮記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穎達小變其說。言善事隨人行善而來。應之惡事隨人行惡而來。應之以格物。兼及行惡說。李習之復性書稍渾言之。謂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司馬溫公亦不以鄭君為非。特謂其未盡古人之意。其釋格物曰。格猶扞也。禦也。謂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姚江王氏宗之以格物為正物。為去欲。按諸儒解物字俱與聖經無涉。不若朱子作事物之理解。事即事有終始之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也。鄭君据爾雅釋言。格來也。又据易繫辭。聖人之道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謂當以所來之善惡驗所知之淺深。是格字全無功力。知何由致。不若朱子据釋詁。格至也。但補傳兩言天下之物。物無窮。格亦無窮。誠難免為後人所譏。宋黎氏立武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致知格物。即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此說足破學者之疑。而朱子或問中亦嘗及之。謂以其至切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外而至於人。遠而至於物。是固以內而身心意外而家國天下皆物也。自漢以來言格物者七十二家。難盡舉其同異。要必以朱子或問黎氏發微之說為折衷。若朱子補傳則大學原無闕文。固無容補耳。

盤銘考

王自修

大學記湯之盤銘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頰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頰之盤歟臨川吳氏曰盤從皿或從水所以承盥手餘水內則曰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槃不以承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為沐浴之盤誤也按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氏謂盥頰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置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為之說亦非是尚書顧命王乃洮頰水孔疏以洮為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頰自是兩事內則雞鳴咸盥漱不言頰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醕與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頰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頰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醕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考者只據大戴禮以為盥盤則可而謂盥頰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為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壘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壘沃盥用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置於盤上水在壘而以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置於其上吳氏之說此為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水則盤乃水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日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考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因而申辨之如此

作新民論

天道無百年而不變人事無百年而不遷變也遷也即新之謂也新民之要莫如大學新民一章先湯
盤之日新次引康誥之作新民誠以欲新其民必先自新其德而後可使民觀感興起振作而鼓舞也昔
武王當紂德腥聞之後酤酒餘風流染商俗故兢兢焉以作新民為康叔訓夫亦欲去其舊染汙俗而咸
與維新也今日之舊染汙俗蓋有甚於酤酒者不知凡幾矣而可不亟亟圖新以與天下更始哉易有之
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新則必至於故故則必易以新往復循環法之所當因時通變者理也亦勢也今
以我民之愚而不智頑而不靈窒而不化也問其士曰食舊德之名氏也問其農曰服先疇之畎畝也問
其商曰循族世之所常也問其工曰用高曾之規矩也其意初非大謬不然也而欲以此守舊之邦敵彼
開新之國孰優孰絀奚待智者而知哉夫中國二十年以來以法治天下而顧國勢日弱至於危迫者良
由法散致然也歷朝之政皆非由其君相悉心審定不過沿前代之敝前代又沿前代之敝而變本加厲
後代必不如前代物久則廢器久則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況至今日晦盲否塞民困已極民利孰興新
機宜闢迫不及待譬猶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證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不暍死而重危者也竊以為
今之為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
裳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則率由舊章列國並立則爭雄角智一統垂裳則拱手無為言
率由而外夷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無為而諸夷交爭必至四分五裂是故我不新其民人將新之我不
作其新人將作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董仲舒曰為政不調甚者更張乃可為理及今而猶能作
之新之或可補救於萬一倘仍鯁鯁焉以商鞅王安石新法為疑吾未見其有濟矣

無訟論

錢溪

古昔盛時畫地為牢削木為吏圖圖空虛刑措不用誠操何術以致然哉吾皇蓋繹孔子之詞而知之矣孔子之言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夫惟聖人能使無寔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者蓋吾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正其本清其源無訟之治莫要於此矣今夫以刑治民而不以禮教民譬猶無轡銜之具而鞭策以御馬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故曰峻法不止則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又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誠欲以此求無訟之治豈不憂乎難哉韓氏之言曰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斯非虛言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知乎此者乃可與語無訟之治若以筆楚正亂以刀筆正文今之所謂賢古之所謂賊而猶藉口於禹謨刑期無刑君陳辟以止辟之說謂非以刑治之不足躋斯民於太和之俗也吾未之敢信

格物窮理說

古之致力於格致者有表裏。有次序。最要者仁義禮智四端。次君臣父子。次與人接物。次禮樂詩書。及古今人物事變。天地高厚鬼神幽顯之類。尤次者雖一蟲一魚一草一木亦當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大而關乎世運變遷。小而係乎吾身存養。所以聖人之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當其生時不殀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獮豸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使萬物各得其所。推諸倫常之間。莫不有本然之性。當然之理。若因其本然之性而行之。弗替則格致之功成。由誠正修齊以底於治國平天下。莫非此格致之功。彪炳所致。秦火以來典籍散失。斷簡殘編中閒雜以後儒羈入之言。嘗取堯典四仲中星之次。以麻法證之。尚屬四千年前之星度。則此篇之不謬可知。吾人生天地間。一切見聞聞竭我耳目心思之力。猶不能洞徹其底蘊。故必繼之以規矩準繩法則律呂以補耳目心思之不逮。則至晦者亦明。極微者亦顯。但世人習焉不察。以為萬物枯榮消長。悉本自然。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造物者為世人勸設萬物。寓至理其間。默以示人。人安可不求其故。假使日月星辰不運行。則無四時風霜雨露不時降。則萬物受其殃。夏長暑則動植枯槁。冬長寒則物類希生。晝長明則人物過動而勞。夜長暗則過靜而不適。他如熱地多茂林。遠行烈日之中可憩息。其下寒地多苔駝載絕食。可以為糧。魚有氣胞得以游泳。鳥有羽翅藉以飛颺。可見造物者因地制宜。為衆生創制。並非偶然也。使非冥冥之中有昭昭者默宰乎其間。曷克臻此故理所在。即天所在。遠而日月星辰浩蕩冥漠近而一室一心幽暗細微亦無乎不在。所以知命君子雖於不見不聞之地亦自嚴恭寅畏而內以治其身心外以修其孝弟忠信兢兢焉一若十目十手之指視於左右也者。格致之力也。

此之謂自謙義

諸望昭

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鄭注云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按凡言讀為者易其字與言讀如擬其音不同說文慊者疑也是許叔重謂慊即今嫌疑字鄭意慊即歉徐仙民音苦簞反是也漢人歎慊慊三字義畧同凡云之言者皆以轉注假借達其義謂此慊字當以厭為言厭釋文不為音蓋讀於豔切自厭恨也正義釋厭為安靜讀同毛詩小戎湛露之厭厭於經義甚隔朱子讀慊苦叶切云快也足也似於經義亦未協古書雖多以慊為慊者而此則非也經云毋自欺何者為自欺人各有炯然不昧處惡惡如惡臭然好善如好色然自覺未能無此惡自覺未能有此善耿耿自恨於中而人所不知此之謂自歉也此所謂獨也自欺云者自欺其所自欺雖自恨未能有未能無而不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毋自欺者慎其所獨知而誠心致力於有之無之也自歉為自欺不自欺之根工夫全在慎獨孟子言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噉爾蹴爾之簞食豆羹皆有羞惡不受之心謹守此心即是慎獨不守此心即是自欺下文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此不慎獨而自欺者也及於厭然揜其不善著其善則其自歉之心未嘗無而自欺者終不能欺人君子惕於十目所見十手所指而慎獨以充之則意誠而馴至於心廣體胖不自欺而人亦共見一反一正皆以申明如惡惡臭以下四句鄭既云謙讀為慊矣而又云慊之言厭也者正恐人讀為行有不慊於心之慊同慊而以此足之漢人嘆謙歉通用子夏易傳用嘆為謙大學之篇用謙為嘆惟歉字漢人少用謙即歉也嘆者口有所銜也人有不自得於心正如口有所銜未下於噬乃不快不足之反而心廣體胖乃是快足之

禮器曰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此則學庸慎獨之正義也。慎獨指禮而言。禮之以少為貴。記文已明言之。然則學庸之慎獨皆禮之內心精微可知也。後儒置禮器不觀而高言慎獨。則與禪家之獨坐觀空何異。禮器曰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又曰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無非慎獨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大學曰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禮器證之。慎獨非指禮而言者耶。今考古人所謂慎獨者。蓋言禮之內心精微。皆若有威儀。臨乎其側。雖不見禮。如或見之。非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言正心必先誠意也。即慎獨之謂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然則正心必先誠意。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豈獨坐觀空之說乎。嘗謂學庸之慎獨其說皆在禮器中。本極簡易。論語記孔子之言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四者獨不云學而無禮之蔽。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者亦不云好禮不好學之蔽。而勇而無禮與好勇不好學同謂之亂。直而無禮與好直不好學同謂之絞。由此觀之。聖人之所謂學。即指禮而言明矣。學者尚何疑乎。

人莫知其子之惡說

臧庸

諺有人莫知其子之惡。惡謂貌醜也。與孟子雖有惡人之惡同。蓋此承上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言乃美惡之惡。非善惡之惡也。呂氏春秋去尤篇。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事當本此。孟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趙注惡人醜貌者也。與此惡字正同。蓋子之惡。苗之碩。皆衆目共見。不待察而可知者。故以莫知為偏。若內行之善惡。莫知蓋無足怪矣。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即此知美之惡。知惡之美。二語也。鄭氏乃謂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也。孔疏亦謂人莫知其子之惡者。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雖有惡不自覺。知猶好而不知其惡也。若能以己子而方他子。則好惡可知。朱子章句亦謂溺愛者不明。竊以為皆非惡字真解云。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論

楊臣樹

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自來國家用人之道實不外是矣吾觀堯廷之舉舜也曰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師者衆之之詞也禮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民者亦衆詞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三代以上善取衆論選舉人才之大略也降至後世猶且博采士譽以譽多者先用明世則行會推今代則行保舉猶有選於衆而舉人之遺意也惟會推必重臣之貴今廣之於庶僚保舉為長吏之權今移之以下位悉以公論之是非好惡為準蓋自文學昌明人知奮勉皆思從事於仕途以見諸施行則誠莫如因衆人之好惡而行公舉之法方得持其平務使士崇秋實不尚春華人務經綸不爭詞采化行俗美端賴乎此朝廷於是乎慶得人矣公舉之權凡國民之讀書明理者皆得預焉於縣於府於省咸設議員視其縣府省之大小以定議員之多寡縣中之民必取其平日最所心悅誠服者書其名獻諸有司有司視其書名最多者取之為縣中議員而府而省亦如之蓋議員者將出其所學而施之於政以濟民之困而養民之和凡地方之利弊民情之好惡皆藉議員以達於官興革之事官有所欲為則謀之於議員議員有所欲為亦謀之於官官與議員意合然後定其從違由縣詳府由府達省府省咸以為可則告於君君意合則頒行不合則再議若事有不能衷於一是者則視議員中可否多寡之數為定是所謂從衆也軍國大政其權雖出諸上而度支轉餉其議先詢諸庶民至於官員中推舉之法亦弗廢焉若夫各官考績當以所舉得人與否為功罪以重其事而所舉自無不公矣

宗廟考

施祖虞

廟制之由來遠矣。唐之廟有文祖。虞之廟有神宗。夏人四廟。至于孫而五。商人五廟。至于孫而六。周公制禮而廟制大備。然康成馬融以為周人七廟。曰周禮八奄守廟。一守姜嫄廟。其餘七人正合七廟之數。周禮六尸旅酬。一人先發爵。共為七人。正合七尸之數。劉歆王肅以為周人九廟。曰天子諸侯降殺以兩。豈有諸侯祭四親廟而天子亦祭四親廟。王者祭殤下及五世。豈有下及無服之孫而上不及無服之祖。以今觀之。七廟為非。蓋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之無常數者。義也。周公制禮之時。文王尚在四親廟之中。而未祧。故止七廟。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已在三昭穆之外。而不祧。故為九廟。此先儒不易之說也。昭穆之制。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所謂管蔡邠霍魯衛毛聃為文之昭。邠晉應韓為武之穆。凡將邢茅為周公之允。蓋世代雖遠。終不可易也。尊卑之辨。則尊不可貶卑。不可僭。所謂山節藻梲。廟重檐為天子之廟。黜室斷襲為諸侯之廟。倉楹斷栴為大夫之廟。蓋等威截然。終不可紊也。廟祧壇墀之遷。各有其序。門堂寢室之規。各極其隆。九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羣廟之列。則東為昭而西為穆。袷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廟則皆南向。主則皆東向。其廟制之嚴也。如此。方今之世。馨香累祀。禮備樂和。遠接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當頌此以為盛德之形容矣。

宗廟之禮全節講義

鄭孔鈞

記曰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為上者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為祭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參之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人眾賓無數眾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則為兄弟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其長者為長況弟餘為眾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以此言之則所謂序昭穆者言子姓在阼階之東次立之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為一班不相混亂也集注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言室中祖考之位也子孫亦以為序者言此次立之禮也所謂序爵者兼同姓異姓而言其異姓以貴賤為序固不必言同姓之有爵者亦以爵之貴賤為序文王世子所言是也惟無爵者及爵同者則依昭穆為次耳若如家引以序爵為異姓則同姓之中獨無公侯卿大夫乎若有之而不以為序不與文王世子之說背乎序事亦以其官別之鄭注引周禮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是也蓋周人貴爵所能即於位別之旅酬者祭之事主於事神然神必降福故主人獻食饋尸之後有尸嘏主人主人受嘏之事主人必行神惠故尸爵既止主人主婦致爵主人獻賓及眾賓之後有主人堂下設尊酬賓及兄弟之事又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故嗣子舉奠之後有賓與長兄弟相酬眾賓及眾兄弟相酬交錯以徧之禮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所謂下為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推己所欲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賤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詩所謂樂具入奏即入於寢之謂與

禮樂論

陶宗韓

自關雎麟趾之化息先王之禮不傳於世而遂以拔劍擊柱之禮為禮自鳳儀獸舞之迹微而先王之樂不傳於人遂以操瑟立門之樂為樂然而禮樂之為道也行而擴之則有文焉旁而通之則有情焉效而藏之則有本焉究而極之則有原焉明其文又通其情達其原又窮其本而所謂禮者豈必鋪几設筵升降酌獻酬酢乎而所謂樂者豈僅行綴兆興羽倫作鐘鼓乎蓋伏羲氏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歌扶杖斲琴瑟以理情性黃帝作冕旒制衣裳以象天下聽鳳凰造律呂以應氣候此禮樂所由來也參文質而裁取其中則禮之大備焉監夏殷而損益其制則樂之大成焉後世經殘教弛禮壞樂崩叔孫之綿蕞邈一時之近功曹褒之新禮雜五經之讖緯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郊社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貞觀禮出於元齡而沿革未免襲隋顯慶出於無忌而式令未免率意禮圖進於聶崇文而陳道之禮書亦參用通禮上於劉溫叟而盧多遜之纂義亦兼收皆不過各為聚訟而已而豈先王之禮乎宗廟之樂制於叔孫博士房中之樂制於唐山夫人至永至休成嘉永安之號韶容禮容趙代秦類之謳貞觀三舞多發揚蹈厲之習開元二部皆鄭衛淫哇之餘王樸竇儼之所定和峴李照之所議溫公之論主胡瑗蜀公之論本房庶亦不過異同而已而豈先王之樂乎歐陽子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者豈不信耶儒者之論可以備禮之缺者朱文公儀禮經傳通解一書可以備樂之缺者蔡西山律呂新書一編蓋朱子之書勉齋補而成之儀禮為經禮記為傳有貴賤之道禮有國家之大例有論學之精粗黃鐘蕤賓經本於漢斛之積分變徵非調本於孔氏之禮疏然則補禮樂